

(7) 見黃天才撰，日閱對中日航權所玩弄的手段，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第二版。(田中內閣謠言的拆穿乃是四月十日親華派議員藤尾正行公開發表了日匪談判內情的若干文件。)

(8) 見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二版。

(9) 見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二版。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黃天才東京十九日專電。

(10) 見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社論。

六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完稿。

(11) 雖然大平外相有鑒於中日斷航後，日本所遭受的不良影響，而盼望中日復航，但是我外交部長沈昌煥則認為此乃大平故作姿態，欲混淆視聽，推卸責任，以應付日本輿論與國會中對他破壞中日航線的指責與反對。可見中日航線恢復就日本而言是多目標的。

(12) 見中央日報中興新村二十日電。

美毛俄在東南亞的新角逐

羅石圃

一、以排美制毛為目標的「亞安體系」

東南亞，是毛共推行世界「解放」戰爭的起點，「東約組織」，固然是美國對它圍堵的堤防；兩次日内瓦會議，更是蘇俄限制它不得夥同北越輸出戰爭。當越戰被蘇俄兩面漁利，迫使美毛兩敗俱傷而不得不訂結巴黎和議以後，東南亞的情勢如何？這得看美毛俄三方面的新角逐。

它在亞洲排美制毛作實施的起步。一般都認為蘇俄所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內容既相當空洞，而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都表示並無興趣參加。但從北平對此不惜在報章上連篇累牘的攻擊，並指稱已從南亞逐漸推行到東南亞地區。便不難看出北平已視「亞安體系」如芒刺在背。

「亞安體系」，乃布里茲涅夫于一九六九年開始倡議的。他指出：「我們的基本立場是歧異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是如此。但有超過這些歧異的共同利益所形成的橋樑，以致有我們這次的聚首……」尼氏所稱的美毛共同利益為何？從上海公報中我們不難尋出底蘊。「……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危機，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如果大家不否認蘇俄乘美毛在越戰形成雙方鶴蚌相持情勢期間，正在致力拉攏亞洲國家建立霸權，則不難了解美毛是以反對蘇俄在此一地區稱霸為共同利益。

莫斯科顯然早已洞燭美毛和解是以反對它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為目標，所以在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前，便先一步拉攏印度訂結了「印俄友好條約」，並稱這次條約，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大廈的第一塊磚①。亦即說明這是

改進權利。③

從這些空洞原則，仍然難以了解蘇俄倡導「亞安組織」的內容與目標，至上年十一月，蘇俄駐新加坡大使卡尼斯宣稱：「亞安體系，絕不包含強國

干涉小國獨立後主權的意義」，且莫斯科並無「腹稿」，有待亞洲國家從長計議。不過此項體系建立以前，下述問題，必須先行解決：

(一) 消除各國間之戰爭；

(二) 承認各國領土完整，及其二次大戰後實際疆界之穩定性；

(三) 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

(四) 廢除現有的亞洲各種集團組織——如「東南亞公約組織」等。上述組織已成爲一種「政治上的時代錯誤」。④

從此一揭露，我們不難了解蘇俄當前在東南亞推行亞安體系的目標，在以解散東約組織而排除美國勢力，又以消除戰爭而堵截毛共的武裝「解放」路線。至于承認二次大戰後的疆域穩定性，更是針對北平指示各國造反夥伴，須以民族「解放」鬥爭掩護武裝叛亂，使疆域爭端迭起的東南亞各國共黨，無法藉此掀起民族戰爭。

二 毛共無法同時達成反美排俄目標

毛共在東南亞的基本目標，始終是反美排俄。當一九六二年二次日內瓦會議，以聯合政府結束寮戰，顯然是美俄聯合圍堵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所以它夥同北越掀起越戰，正是反美亦即藉以排俄。至此一戰爭被蘇俄兩面利用而將勢力契入此一地區鐵幕內外，使它不得不聯美而訂立巴黎和議時，仍然是排俄反美，不過在策略上不得不加以修改。然而對蘇俄在此所推行「亞安體系」威脅，則使它在東南亞的新角逐感到了二者難以得兼。

當去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訪問印度時，毛共在以報刊廣播全力抨擊蘇俄兜售「亞安體系」的同時，並有一份「時事學習」資料指出：蘇俄搞「亞洲安全組織」，同當年杜勒斯所搞的「東南亞公約組織」是一路貨色，把矛頭指向中國（毛共），包圍大陸。接着又稱：「蘇俄鼓吹『區域性經濟合作』，幫助『亞洲國家克服經濟落後狀態』，便是要把它在東歐國家的一套搬來亞洲，在亞洲建立它的殖民體系。」最後又稱：「亞洲安全組織，現已成了蘇俄向亞洲擴張的主軸，是一個矛頭指向中國（毛共）的軍事政治聯盟，旨在包圍中共」⑤。

美毛俄在東南亞的新角逐

而且已明白表示必須解散東約組織，則美國根據東約義務的駐軍協防，自不能不撤出此一地區。然而北平既不願也不能真正放棄對此一地區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美軍一旦撤退，適足以迫使各國不得不加入亞安體系而倒向蘇俄，對毛共的威脅，比美國的圍堵更加嚴重。所以它不願美軍撤離，但又由於北越及東南亞各國造反夥伴，早已視美軍及其基地爲眼中釘，必須早日迫使美軍全部撤離而後快。所以北平雖不反對美軍駐留泰國，但亦斷不敢公開聲言，祇能彼此心照。

美軍退出越南，並不表示放棄對東南亞盟邦的協防義務，尼克森與季辛吉都不止一次的有此表示，而其駐軍泰國，及訓練高棉、寮國空軍人員，恢復對中南半島的全面空中偵察⑥，更說明美國不拋棄東南亞盟邦並非空言。尤其是美國國會醞釀解散東南亞公約組織時，尼克森政府曾經明白宣稱：如東約組織瓦解，勢必導致毛俄在此一區域展開霸權之爭⑦。更顯示華府不撤退其駐軍，正是爲了抵制毛俄在此一地區爭霸而展開新的角逐。

有蘇俄亞安體系在東南亞的積極推行，固可以迫使毛共不敢不借助于美國的駐軍；也正由於美毛有此默契，蘇俄又不敢進一步迫使美軍撤離，以免促成對手雙方加強合作。至于在寮國方面，美俄重拾舊歡，共同促成停火和談，以至三度組成了永珍聯合政府。這在表面上是美俄一致，且又獲得毛共北越雙方的贊同所形成，但實際上，仍是在新的角逐下各遂所願的結果。

三 在寮國的異曲同工

寮國一直是北平夥同河內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口岸，這在美國早已被視為防堵線上最重要的一環；蘇俄更深知毛共一旦將寮國納入其勢力範圍，從而直接支援南越、高、泰共武裝奪取政權，則北越便陷于由大陸而伸展的毛共勢力包圍圈中，蘇俄亦愛莫能助。所以祇須毛共在寮國發動戰爭，北越不能不立即放棄和平路線而跟隨北平從事戰爭，所以莫斯科致力於寮國的和平，可謂與華府不謀而合。

至巴黎和議告成，寮國作戰雙方迅即訂結停火協議而開始談判，這已顯示美俄雙方在幕後的竭力促成。在談判經過一波三折幾已無法達成協議時，美國駐寮辦公室，既向寮共代表馮維吉保證永珍政府將不會有反對和議時

的企圖；蘇俄駐寮軍事參贊葛列真奈，更邀集永珍與寮共代表在其私邸會談⑧。這都不難看出美俄雙方對致力于寮國的和平在毫不避諱的合作，亦即再一次攜手封鎖毛共夥同北越經由寮國繼續輸出戰爭。

然而毛共不僅沒有破壞寮國重組聯合政府，且在予以言論支持而外，更派遣飛機為寮共運送參加兩都聯合武裝的裝備與人員。這顯示北平已不再反對美俄封鎖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口岸，亦即說明它對此一地區各國共黨叛亂，確實有意放棄支援。其實它的目標，正是企圖在寮國造成這種錯覺，以便幫助周恩來的笑臉外交——藉以迷惑東南亞國家敢于讓它設立使館。而寮共加入永珍聯合政府後，非但不妨礙它輸出戰爭，且可藉此作為掩體，更便於進行對其造反夥伴的支援。

寮北地區，早已成為毛共的勢力範圍，以豐沙里（Phong Saly）為基地的寮共首領波發（Khammouane Boupha），其所率的武裝部隊，既都是由毛共一手豢養的濱寮邊境少數民族編練而成，在政治上，也是聽令于毛共的顧問。從一九六八年九月開始興築的濱寮公路，北平除派有工兵及技術人員擔任築路工程而外，且有防空及護路部隊沿路佈防，永珍無武裝的運輸飛機在經過其上空時，既遭到射擊，皇家巡邏部隊偶一接近築路防區，亦無不遭到毛共護路武裝的逮捕。然而薄瑪總理對此種反客為主的事件，一律不許報復且祕而不宣⑨。

寮北已成為毛共的禁地，寮共加入聯合政府，根據和平協定既可各守原防，此不僅不妨礙其在此一禁區為所欲為，且可將支援東南亞造反夥伴基地由濱移寮，以便推卸支援責任。如泰共廣播電台即已移寮使為先例，可謂一舉數得。由於毛共所築的公路，除西聯緬甸，南接泰北而外，且有支線東抵北越邊境邊緣，既含有威脅北越企圖，又有經寮境直聯高越共區之勢，所以形成毛共北越爭奪焦點，蘇俄正藉此拉攏北越站在其同一立場，並使寮共槍口對外，夥同北越支援泰共升高叛亂以威脅曼谷要求美軍撤離。

美國則認為永珍聯合政府成立後，共黨陣營將由於內鬥而形成僵持，在外軍遵照規定撤出寮境後，高棉越南的戰事將會降低，永珍右派既不許北越部隊再以寮南為其侵入高越的後方，薄瑪亦認為寮共的民族意識會超過階級意識，尤其與北越軍早由暗鬥而化為明爭。何況蘇俄早已在高棉搞第三勢力而主張和談，在寮國聯合政府成立後，更會促成高棉如法炮製，藉以勸阻河

內不必再為受北平卵翼的施亞努撐腰，這是美國方面一廂情願的想法，也顯示美俄對促成寮國聯合政府的異曲同工。

四 緬甸是俄毛角逐的焦點

寮北與緬甸南撣邦，雖由湄公河相隔但仍息息相關，兩岸居民多為同族而分居于不同國境，其宗主又都在雲南。毛共所築的濱寮公路支線由南他至景果，即由于此為湄公河水勢最緩地區，一向為兩岸居民的渡口，與景果對岸的江拉，又為南撣邦軍略要地，毛共所豢養的緬共去冬已捲土重來，使寮北與緬甸南撣邦聯成一氣，均聽命于它設于車里的「濱西南邊防區」。

一般人多不了解毛共為了拉攏仰光，已實踐周恩來對尼溫的諾言，使緬共已撤出緬北，何以又去而復回？以致東南亞國家更不敢相信北平放棄支援各該國共黨叛亂的保證。殊不知這是出于毛俄在緬甸的角逐。當緬甸政權已由親俄派緬共與軍方共同接管時，毛共自不能不指使其侵緬代理人的緬共重佔緬北地區。

緬甸共產黨，原有武裝與非武裝之分，前者為非法，後者為合法稱為「左翼民線」。實力強大的緬共武裝稱為白旗派（Burma Communist Party），領導人德欽丹吞（Thakin Than Tun），為當年抗英領袖之一，由於其中有不少在緬難以立足，或被逐出境的白旗緬共份子逃入大陸，乃由北平收容而成立「緬共海外部」。至一九六二年，尼溫政府要求毛共斡旋與緬共和談，遂使此輩緬共若干幹部得由毛共以飛機送回緬甸進入緬共基地。接着有「北京派」整肅蘇修份子的殘酷鬥爭，使所有主張與軍政府合作者均恐遭整肅而不得不逃至仰光，一律加入非武裝緬共與軍方共組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

至仰光發生反毛羣衆暴亂，毛緬關係惡化，緬甸政府集中兵力清剿被「北京派」控制的緬共武裝基地，蘇俄更派遣特務人員入緬協刺，以致基地不守，德欽丹吞亦干流竄途中，遭受其保衛員鍾德暗殺⑩，由兇手迅即投入仰光，顯示他為親俄份子。從此緬共親毛親俄兩派涇渭分明，而後者與尼溫政府聯合，正是遵從蘇俄的和平聯合過渡路線。在毛共指使其豢養的緬共揮軍全編，且深入與雲南接壤地區，而緬北以華人為主的反共武裝亦相隨再起。

當印俄友好條約簽訂，被莫斯科稱為亞安體系大廈第一塊磚已鋪下後，接着與孟加拉訂立相似的條約，如果緬甸軍方再與親俄派緬共聯合執政，則「亞安體系」已由南亞伸入東南亞地區。一九七一年，毛共邀請尼溫訪華，恢復援緬建設貸款，接着將緬共武裝撤回滇邊，都是拉攏仰光不得倒向蘇俄，亦即促使軍方與親俄派緬共拆夥。至仰光實行一黨專政——由親俄派緬共與軍方共掌政權，毛共乃立即派遣顧問團挾同其豢養的緬共重佔南撣邦^⑪。這是毛俄在東南亞尖銳角逐的焦點。

五 泰國是毛共勢力最弱的一環

泰國有美軍七處基地，有中央情報局單位分駐于泰北及東北地區。對寮國僱傭兵和高棉部隊的編練，也多在泰國實施。至越南和議告成，美國對東南亞的協防，顯然是以泰國為第一線，並就此基地，以監視印支地區的共軍活動。由不久前，高棉貢不守軍被圍，美國駐泰空軍曾空投補給糧食彈藥，及最近宣佈在泰國基地訓練棉寮空軍人員，與華府曼谷同時宣佈：如中南半島情勢惡化，駐泰美軍分批撤退計劃即將停止實施^⑫，都不難看出美國對泰國基地的重視。

蘇俄的「亞安體系」，在東南亞既以解散「東約組織」為前題，便是為了促成華府失去了此項條約根據，便不得再在泰國駐軍。但這祇是它與美國在泰國角逐的一面。讓寮共于參加聯合政府從事政治鬥爭，將槍口轉而對泰，跟隨北越駐寮南武裝向泰國東北轟出戰爭，不斷向曼谷提出拆除美軍基地的要求，迫使一般泰人受其恐嚇威脅，亦相率呼籲美軍早日撤離，及抨擊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泰活動，這又可視為蘇俄拉攏北越及此一地區共黨迫使美國勢力撤出泰國的第一手法。

無論此次學運是否確有共黨份子滲透利用？但已說明泰國根本不適合毛共所堅持的武裝奪權。在泰國政治即將走上民主道路的今後，蘇俄所標榜的和平聯合過渡路線，自必為非武裝泰共所遵行，所以它不得不竭力拉攏泰國，企圖越過武裝泰共，使其得在曼谷擁有據點，以便爭取泰共和平份子及廣結同路人，俾在泰國議會與學府，另行開闢統戰場。

至于對駐泰美軍，華府方面固然認為毛共並不希望迅速撤離，而香港大公報有一篇以「美軍駐泰作用何在」為題文章中，亦明白指出：在泰美軍的戰略目的，在對付蘇俄——特別是蘇俄在印度洋勢力的擴展，同時可以抵銷蘇俄近年來在東南亞勢力的伸張。這便表示了北平對駐泰美軍的態度，已無異由衷地贊同。之所以要假曼各權威人士的看法^⑬，顯然是不便違背河內及寮共的立場。也正由於北越寮共加緊支援泰共叛亂，使曼谷政府迄不敢對它開放商業往來，而蘇俄駐泰使館及貿易辦事處的間諜，則大肆活躍于學府與民間^⑭。這是毛共與美俄在東南亞角逐最重視而又難以伸展的地區。

六 在新馬印尼短兵相接

新馬，是蘇俄乘越戰而取得外交關係的東南亞國家。由其不惜以政治價格購買兩國產品，使貿易迅速增加，乃使一向對蘇俄保有邦交但敬而遠之的泰國與印尼，也由於與新馬關係的密切，對其距離亦逐漸接近。尤其在美國一片反越戰暴亂並要求華府撤退東南亞駐軍聲中，蘇俄所倡導的「亞安體系」，顯然在爭取此一地區各國在美軍撤退後，樂意接受它的填防。其步驟則在增進貿易，由軍經援助以至訂結友好條約，俾與它的關係逐步加強，然後共同防堵由毛共所支援的戰爭。

當蘇俄船舶來往于新加坡港口的日多，馬來西亞亦有接受莫斯科軍援擴建海軍的傳言時，亦即毛共藉其對美國乒乓外交，竭力爭取大馬直接貿易的開端。其計劃之週詳與步驟的繁湊，幾使吉隆坡身不由己，可謂煞費苦心。然而在建交談判上，經過一延再展，馬方雖一再聲言即將達成協議，但其策略，則是採取長期拖延。由於馬共絕大多數都是華人，北平早已公開支援其叛亂。大馬華人因不滿巫人特權，大都認為馬共在北平支援下可以為他們爭得地位平等，所以暗中給予同情支援，華人在野黨亦以強調與毛共建交而爭取選民。

大馬當軸在與毛共建交談判過程中，已使華人認為北平已支持大馬政府，乃轉而加入政府切斷馬共伸入華人社會路線的「效忠行動」，華人在野黨更由於政府即將與北平建交，已喪失藉此爭取選民的資本，亦紛紛加入執政黨所倡導的「政黨聯合陣線」。所以與北平的建交談判，對要求放棄支援馬共叛亂，及華僑護照問題，與限制毛共使館活動等立場斷不讓步。由莫斯科電台，于馬毛建交談判為上列問題而觸礁時，一再播報毛共利用華人華僑進行顛覆東南亞國家^⑯，即不難想見毛俄在大馬角逐的激烈。

正當馬毛建交談判已有達成協議的消息傳出，且稱拉薩克有訪問北平之行時，蘇俄副外長即於此時訪問印尼與新加坡，而國會代表團亦接踵抵達大馬訪問。由馬查諾夫在印尼表示贊成印馬新所主張的十二海里領海範圍，並保證在今年六月的國際海事法會議中，支持印、菲所提出的「羣島原則」，及增加此一地區各國樹膠的購買額^⑰。在新加坡，除與李光耀討論東南亞一般情勢而外，並商討在新設立「海產加工公司」^⑱。如果我們了解印新兩國一向唯恐馬毛建交將危及鄰國，曾對馬方竭力影響，更不難看出蘇俄副外長訪問印新之行意味深長。

至于蘇俄國會代表團訪馬，又正是洞悉大馬政府雖對毛共不敢引狼入室，但又不能不與它談判建交，其主要壓力乃來自國會，拉攏大馬國會議員，如能釜底抽薪，則大馬當軸與毛共談判，便可以作無限期的延展。從其此行，表明了以加強馬俄兩國會議員關係為目標，及離去時，表示已達成定期互訪的默契^⑲，即顯不虛此行。這都不難看出毛俄在大馬的角逐無所不用其極。

美國自改變對毛共關係，以至越南和議告成，駐越美軍撤退，都是依照「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原則而逐步實施，不過尼克森又指出談判代替對抗的成敗，須視伙伴關係能否加強？所以華府一再強調美軍撤出越南，並非表示美國放棄此一地區盟邦，仍將堅守條約義務。正由於美軍駐留，對東南亞自由國家人心有着安定作用，所以對泰菲軍事基地仍然保留。如果東南亞自由

國家仍然相信美國的協防，則俄毛在此一地區的角逐都難與華府抗衡。不過越南政府能否在美國援助下擊敗共軍的竄擾？又為華府維繫東南亞盟邦信心的關鍵。據共方指稱：停火後一年以來，美國供應西貢的武器裝備，計飛機五百架，坦克及裝甲車九百輛，炮艇二百艘，大炮六百門，最近又改換新型F5A噴射機^⑳。此既為表示華府支援西貢的決心，也可相信擁有總兵力一百零四萬五千人的越南政府軍，必然可以堅守防地。他如美國對金邊的援助與日俱增，及為高寮訓練空軍人員，都不難窺知華府斷不甘讓毛俄在此一地區稱霸。

誠然，蘇俄對東南亞爭取的重點在新加坡，正如毛共所指的莫斯科不斷派遣「船務專家代表團」、「海運代表團」訪新，並以修船、補充燃料、給養等為藉口而停靠新港，最近又計劃在新籌設海產加工公司。可是祇要再看近一年美國在新投資額的迅速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廿五，總額達新幣十三億七千五百萬元^㉑，都不難了解蘇俄無力與美國爭衡，毛共更難望其項背。何況毛俄之間內鬥激烈，在東南亞角逐，又以互相排斥為優先，將美國置於次要，這便更有利季辛吉的制衡。

註①華僑日報，一九七三、十二、廿三。註②「蘇聯推銷亞洲安全體系」，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九、廿八，觀微撰。註③法新社莫斯科電，一九七三、八、八。註④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十二、一。註⑤中央社香港電，一九七三、十一、廿九。註⑥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四、四、十六。註⑦曼谷世界日報刊載華府六日法新社電，一九七四、三、八。註⑧「寮國新聯合政府的評估」，本刊、十三卷、三期，拙著。註⑩「德欽丹吞末日」，白鶴譯，本所出版。註⑪中央社本年三月廿日專電，引據三月廿五日版「時代雜誌」。註⑫新生報，本年、四、二，刊載中央社華府及曼谷電。註⑬香港「大公報」，本年、四、十五。註⑭曼谷「學生」月刊，本年三月號。註⑮南洋商報，本年、三、十二，四、四。註⑯本年三、十五，華僑日報，及三、十四，星島日報。註⑰泛亞社新加坡電，本年、三、十五。註⑱